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蒙塔尤

1294 - 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商务印书馆

B979.565

蒙 塔 尤

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马胜利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2489-7

I. 蒙… I. ①勒… ②许… ③马… III. 基督教史-史料-法国 IV. B97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778 号

MÉNGTǎ YÓU

蒙 塔 尤

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马胜利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489-7/K·534

1997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09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21¼

定价:28.9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中文版前言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小题材有时也能写出好书，至少我们应希望如此。我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就“捉虱子的女人”写出过优美的诗作吗？法语中最成功的“喜剧史诗”之一难道不是布瓦洛的《经台吟》吗？它描写的是 17 世纪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巴黎的一座教堂里，人们为如何摆放阅读圣经的斜面桌所发生的争吵。我之所以讲这些，是为了回答中国读者可能提出的异议。中国读者尽管人数有限，但却代表着 10 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我这部著作描述的是中世纪时法国南部的几百个村民，它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兴趣吗？中国读者可能对此表示怀疑，并认为这是古怪的想法。我觉得回答这种异议并不难。的确，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和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我相信，中国科技史专家会对这一论据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完全由该国制造的第一台显微镜从 19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展示在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上！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水滴与显微镜，而是教区与宗教裁判所：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蒙塔尤这个法国小村庄受到宗教裁判所法官无情的探测和翻弄，并被强迫招供和“吐出真相”。其中一个法官表现了特殊的智慧，这实际是警察的智慧。此人便是雅克·富尼埃，帕米埃的主教，当地宗教裁判所的“机关”

首长！他精通教民使用的方言(奥克语)。这位重要教士不甚明确的“功绩”(对不起,这太少了!)在后来的教皇选举中得到了报偿。雅克·富尼埃因此而当上显赫的教廷主宰——伯努瓦十二世。他本人还意外地成了关于基督教灵魂在人死后犹存这一问题的专家。我们看到,由于一个“资深”法官受命出任罗马教廷的最高职务,长年被遗忘在比利牛斯山中的蒙塔尤村开始与世界连接起来。

关于我上面暗示的宗教裁判所文件,其作者是雅克·富尼埃,这是他与蒙塔尤村民残酷合作的产物。我并不是这些文件最初的和后来的发现者。最先注意到伯努瓦十二世这些古老文书的,是德意志天主教神学家多兰热。这位德意志教士丰富的活动生涯似乎表明他强烈地反对教皇无谬误论。但他的非凡之举却在于发掘了富尼埃的宗教裁判记录簿。后来出现的是维达尔阁下,他也十分熟悉蒙塔尤的文件,但其作用不如前者。这位教会高级人物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曾作为法国教士在莫斯科任职。除了对蒙塔尤的著述外,他还在多种出版物中介绍了自己这段难忘的经历。最后一位是让·迪韦尔努瓦,他是位主要为法国电力公司服务的法学家和律师。从20世纪后半期起,让·迪韦尔努瓦出版了上面提到的雅克·富尼埃关于异端村民文件的拉丁文原本。正是在上述各种成果的激励下,我也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并至少希望能写出独具特色的著作。

我从基本资料出发,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我们首先注意到那里存在着大一统和支配性的大小权力:首先是法兰西国王的代理人。如果当时的法兰西可称为“国家”的话,国王本人便是“全国的”统治者;其次是富瓦伯爵的代表,伯爵本人则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从这一政治角度入手,我打算最贴近地观察基本细胞,或者说是观察(通过聚合其他同类原子)构成该村庄大分子的原子。这里

所说的原子并非不可分割,因为它相对应的是农民的家庭,更确切地说是农业和农村的家庭。蒙塔尤的这种家庭与附近比利牛斯山的家庭差别不大。宗教裁判所的录事或师爷用拉丁语称这种家庭为“多姆斯”,法国南部方言,即该地区农民所讲的奥克语,称之为“奥斯塔尔”。家庭同时控制着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可能包括主仆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还控制着这一小批人与农田牧场的关系,无论是在平原还是在山区。在这个“家”的框架中,我特别观察了一个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家庭——克莱格家族,它能对村里的生活及该村与外界的关系起到决定性的、有时是压迫性的作用。20多年前,我曾有幸与密特朗总统谈到克莱格家族,那是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总统期间,他当时还只是左翼反对派的领袖。密特朗先生很喜欢这本刚以法文出版不久的《蒙塔尤》。他和我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本堂神甫克莱格,这个蒙塔尤村民的首领、古怪人、私通者、自信和霸道的家伙,是乡里“与敌合作者”的典型:14世纪初时蒙塔尤人所遇到的人和我们在法国二战期间所见过的人同属一类。当时的与敌合作者是本堂神甫皮埃尔·克莱格,他的家族在当地颇有权势。他所效力的主子是来自附近朗格多克地区的法国占领军。法国占领者牢牢控制着富瓦伯爵领地,使之成为强大的卡佩王朝的附庸。这些法国人还操纵着可怕的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它使村民们感到恐惧。对于受临近地区法国占领者威胁、压迫的当地居民和蒙塔尤教民来说,与敌合作者克莱格还担负着保护他们利益的责任。因此,他必须牢牢抓住链条的两端:既要设法维持与法国的关系,又要保护当地百姓。

这一社区并非与世隔绝,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与外界的危害关系外,它还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其他一些更令人激动、更加丰富、同时又充满另一种危险的联系,这便是远程转场:蒙塔尤的羊群冬季在平原上放牧;到了夏天,当冰雪暂时融化露出草场时便到山上

放牧。这有利于高山地区畜牧活动的开展。转场活动使蒙塔尤村的居民,至少是以放牧为业的人认识了富瓦伯爵领地之外遥远的不同地区,例如加泰罗尼亚。此外,这还使他们冲破了地方主义的束缚,这种束缚会使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极端封闭。

另外,和当时的许多地方一样,蒙塔尤还是一个浪漫的社区:伟大的爱情或庸俗些的情感可以在这里爆发和自由发展。宗教裁判所中那些热衷粗俗玩笑的录事们时常以白纸黑字将此记录下来。德尼·德·卢日蒙和菲利普·阿利耶斯的陈旧理论认为,男女爱情和对儿童的特殊情感是最近的发明。这一理论在宗教裁判所档案反映的事实面前难以成立。这些档案并不全面,且缺乏宽容,但它们以其特殊的方式揭示了客观事实。当时的天主教拥有独尊地位,只在少数地方受到纯洁派异端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在蒙塔尤周围地区,人们对死亡的解释自然是基督教式的。他们往往相信:人死后还会有新的生命或灵魂;他们在人世间表现得有德还是有罪,这将决定其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到炼狱。然而也存在别的看法:赞同纯洁派或阿尔比教派理论的人不大相信天堂和地狱,而是相信转世再生的可能性。我们读了富尼埃的档案便会惊奇地发现,在蒙塔尤以至其他地方,广泛流行着关于人死后灵魂可以复生,会在人或动物身上获得转世的信仰。这种信仰肯定不是来自中国,但却来自东方,大概是印度,它影响了我们印欧大陆西端一隅的普通村民。最后还有关于死后鬼魂和幽灵的古老民间意识,我们认为这是从异教或史前期流传下来的。但这些关于鬼魂的意识在蒙塔尤一直很活跃。因此可以说,蒙塔尤社区的“信仰方式”是多种层次的重叠,是由许多不同年代的异质观念构成的,有点像北部的阿基坦盆地和巴黎盆地那种因地层迭复而形成的大型沉积“盆地”。关于这些“地质性”和观念性的大型结构,在宗教裁判所生硬乃至恶劣的光线强烈照射下,蒙塔尤仿佛成为一座灯塔,至少像是

一面庞大的反光镜，它将光束扫向各个方向，从而照亮和揭示了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曾经在法国、美国、荷兰、英国、瑞典等国成为畅销书。因此，20多年前我有些出乎意料地创作出一本发行量颇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出乎意料，是因为获得出版上的成功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最初唯一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一个村庄的枯燥乏味的专著，并预计它最多能卖出几百本。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地撰写出版了一本畅销书，这给我既带来了好处，也造成了坏处。坏处是它难免引起同事乃至朋友们的嫉妒……至于这本书在中国被译成这个大国的文字后其前景将会怎样，我并不奢望它在西伯利亚与越南之间的广阔空间能够大量销售。我只是希望：这个大国众多有文化的公众或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读到这本书。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

献给马德莱娜

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而人们所称的“铁”才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奥义书》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蒙塔尤的生态:居所与牧羊人

第一章 环境与权利	14
第二章 家和家庭	41
第三章 居统治地位的克莱格家族	78
第四章 普通牧民	99
第五章 长途转场放牧	125
第六章 比利牛斯山牧羊区的人种志	143
第七章 牧羊人的心态	167

第二部分 蒙塔尤考古:从举止到神话

第八章 举止与性行为	195
第九章 克莱格家人的性欲	216
第十章 露水夫妻	241
第十一章 婚姻和爱情的规则	255
第十二章 婚姻和妇女地位	279
第十三章 对儿童的情感和对人生的划分	300
第十四章 村子里的死亡	324
第十五章 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书籍与夜晚聊天	346
第十六章 社会结构:女人、男人和青年	381

第十七章	小酒店、弥撒、小集团·····	406
第十八章	心态工具——时间和空间·····	429
第十九章	对于自然和命运的态度·····	459
第二十章	巫术和灵魂拯救·····	477
第二十一章	圣母与圣人·····	500
第二十二章	宗教实践·····	516
第二十三章	沾染异端思想的人和纯洁派教士·····	539
第二十四章	羞耻心和犯罪·····	559
第二十五章	贫穷、施舍、劳动·····	573
第二十六章	民俗与鬼魂·····	594
第二十七章	死后与彼岸世界·····	610
第二十八章	家与彼岸世界·····	631
资料来源和鸣谢·····		645
参考书目·····		647

前 言

从宗教裁判所到人种志学

如果有人想了解很久以前旧制度下的农民,他们并不缺少关于某一地区、全国以至整个西方范围的重大综合性研究成果,例如古贝尔、普瓦特利诺、富尔甘、福西埃、迪比、布洛克等人的著作。^①人们所缺少的是直接的观察,即由农民自己直接提供的证据。我从1500年后的回忆录作者那里曾获得过这种视角。他们中一个属于最“土”的乡村贵族,即1550年前后的古贝尔维尔老爷;另一个属于识字最多的富农,即两百年后拉布雷托纳的尼古拉·勒蒂夫。这两人的回忆录使我在他们的“陪伴下”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②我由此又产生出一种欲望:继续深入这种调查,寻找关于有血有肉的农民更加详细和具有内省性的资料。在人口迅速增长的14世纪,有一个人给了村民们以至全村讲话的机会。这对我们是一大幸事,但对村民们来说却是莫大的不幸。事情发生在奥克西坦尼南部的一个地方。这是一项涉及法国农业史的研究。我们知道,“无论其是否自

① 参见书后的书目。

② 参见勒华拉杜里1972年的著作,以及乔治·迪比主编的《法国农村史》,第二卷,待出版,瑟伊出版社。

愿”，奥克西坦尼后来归入了法国领土，所以它也往往被列入研究的范围。上面提到的人物便是 1317 至 1326 年在帕米埃担任主教的雅克·富尼埃。这位机敏过人并充满宗教裁判热情的高级教士属于奥克语区新一代精英，他们后来掌握了阿维尼翁教廷的大权。雅克·富尼埃本人则在这个伯爵领地成了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他之所以著名不仅是由于对享见天主的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任主教期间，他像人种志学者和探长一样聆听了富瓦伯爵领地，尤其是上阿列日地区农民的讲述。他让他们吞下了痛苦的面包和磨难的饮水，但很少对他们施加酷刑。他长时间一丝不苟地审讯，以便从他们中查出纯洁派异端或偏离正统天主教的教派。这份厚厚的用拉丁文记录的“审听”手稿流传了下来。让·迪韦尔努瓦最近将其整理后全文出版。^①于是，历史学家和拉丁文读者便可以充分利用这份奥克语地区自身的见证了。这一份见证大大超出了异端迫害的范围。如果雅克·富尼埃仅限于执行宗教裁判所法官的使命，他本应该把自己局限在这一范围内。除了对纯洁派的追查以外，迪韦尔努瓦出版的三卷本记录实际上还涉及到物质生活、社会、家庭和农民文化方面的问题。从这些资料中，人们可以得到在契约文书以至公证文件中找不到的“彩点”和真实情节。

*

*

*

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简要地说，我们这本书也将遵照这一原则。首先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雅克·富尼埃，他是本书的“作者”，至少也应对我们的原始资料负责。富尼埃大约于 13 世纪 80 年代生于富瓦伯爵领地北部的萨韦尔顿（在今天的阿列日省）。无人知道他的父亲是农民、面包师还是磨坊主。传记

^① 见迪韦尔努瓦 1965 年和 1966 年出版的著作。迪氏在 1966 年的著作中翻译了记录簿中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译得很好，不过我没有使用。本书所引用的文件是由我根据拉丁文原件翻译的。

作家关于他父亲职业的说法纯属按其家族姓氏所作的猜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位人物不是皇亲国戚，他的出身比较卑微。即使成为教皇后，他依然意识到自己的门第平平。据说，他曾拒绝把侄女嫁给一个显赫的贵族。他用通俗的奥克语说，“这具马鞍配不上这匹马”。然而实际上，雅克·富尼埃家族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前已经历过几次明显上升。他的叔叔阿尔诺·诺韦尔是丰弗鲁瓦德的西都会修道院院长。在他的“榜样”鼓舞下，年轻的雅克·富尼埃也当上了西都会修士。他到北方去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他成了巴黎大学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博士。1311年，他获得了继承其叔叔职位的机会，被选中为丰弗鲁瓦德的修道院院长。1317年时，以博学和严谨著称的他又被任命为帕米埃的主教。在担任这一新职务期间，他利用宗教裁判所追查异端分子和各种非正统教派，这些活动使其开始出名。在他任教职的城市中，他同富瓦伯爵和法兰西国王的官员们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此期间，他属于讲奥克语人中的亲法派）。1326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来贺信，表彰他在帕米埃地区追查异端分子的活动中卓有成效的努力，随信赠送了一批赎罪券。富尼埃在其教区的活动并不局限在迫害异端倾向方面，他还加重了农业什一税的负担，对奶酪、萝卜等产品也开始征收什一税。

但是，命运对这个人物还有其他的安排。1326年，他被派往帕米埃以东的米尔普瓦担任主教。传记作家会问，这是否说明他的失宠？实际上，由于雅克·富尼埃对可疑分子一律采取一丝不苟和穷追不舍的态度，在原来的教区内他已成为遭人憎恶的对象。可是，米尔普瓦的堂区数量比帕米埃还多。所以，这似乎不是他的失宠，而是一种荣升。此后的几次升迁更加荣耀：1327年，雅克·富尼埃当上了枢机主教；1334年，他当选为阿维尼翁的教皇，称号为伯努瓦十二世。据说，他以其一贯的谦虚态度对选举他的枢机主教们

说：“你们选了一头驴子。”然而，这位自谦的教皇很快就表现出他的卓越能力。^① 他奉行反对任人为亲的态度。作为一个苦行僧，他试图提高修道院的德行；作为一个笨拙和刻板的知识分子，他的对外政策方面并不成功，但在教条方面却感到十分自如。他纠正了其前任约翰二十二世关于死后享见天主的神学幻想。关于圣母，他站在非圣洁派一边，即反对关于玛利亚圣洁受孕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占了上风）。他在教条方面进行的多种干预为其漫长的精神生涯增添了光彩：在整个一生中，他坚持因循守旧，一旦发现谁偏离了罗马的正统观念便和他展开激烈论战。受到他抨击的有约阿基姆·德·菲奥尔、埃卡尔大师和奥坎等各类思想家。雅克·富尼埃还是个建设者，他在弗内森伯爵领地的都城修建了教皇宫殿，还邀请画家西莫内·马丁尼来绘制壁画。

*

*

*

让我们再回到当初。在伯努瓦十二世的一生中，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在帕米埃的时期。更确切地说，是雅克·富尼埃作为一个重要宗教裁判法庭中的教区主持所从事的活动。在1318年至1326年间，当地这个法庭的存在全然不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当然，本书故事发生的地点——富瓦伯爵领地的南部在一百多年来一直是“邪说的滋生地”。阿尔比的异端分子从13世纪起就在那里蠢蠢欲动。“纯洁派”的最后堡垒蒙塞居陷落时曾引起巨大轰动（1244年）。此后，那里在1240—1250年间盛行宗教裁判活动。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1265年和1272—1273年间重新在富瓦地区出现。“在帕米埃平原上，镇压活动波及一切角落，所有信仰都受到检验，任

^① 参见勒努阿尔：《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巴黎，1954年，1969年版，第30—34页；莫拉：《阿维尼翁的教皇们，1305—1378年》，巴黎，1949年版，第68—83页；吉耶曼：《阿维尼翁的教廷》，巴黎，1962年，第134—136页。

何背叛行为都遭到了惩罚。”^①

后来,异端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1295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建立了包括富瓦伯爵领地南部和北部的帕米埃教区。这一行政区的建立旨在更方便地控制异端倾向。在经过一段相对的缓和之后(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宗教裁判所又于1298—1300年和1308—1309年发动了两次新的进攻。1308年,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法官若弗鲁瓦·达布里在蒙塔尤逮捕了除孩子以外的所有村民。

这些反异端的攻势是卡尔卡松的多明我会法庭所为。该法庭既不了解新的帕米埃教区,也不熟悉富瓦的传统教区。帕米埃的主教们尽管在原则上也承担着这项任务,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动声色,对教徒中的异端倾向只字不提。高级教士佩尔福尔·德·拉巴斯唐(1312—1317年)整天与他的议事司铎争吵不休,根本无暇维护本教区的思想正统性。但自1317年雅克·富尼埃继任后,这种情况就基本改变了。新主教充分利用了1312年维也纳主教会议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规定:在主持宗教裁判所法庭的任务方面,当地主教的权力和多明我会教士的权力应当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有益的合作。在此之前,一直是多明我会单独承担镇压异端的任务。因此,雅克·富尼埃得以在1318年建立了他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裁判处”。他和加亚尔·德·波米埃修士密切合作,共同领导着这个机构。波米埃本人是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负责人让·德·博纳委派的代表。他们两个都是多明我会的成员。

帕米埃的新法庭在其创建人在职期间表现得十分活跃。当雅克·富尼埃于1326年到米尔普瓦出任主教后,帕米埃的“裁判处”仍然没有撤消。但是,由于雅克·富尼埃懒惰的继任者们不明言地

^① 参见 J. M. 维达尔:《帕米埃的宗教裁判所法庭》。

宣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当地的镇压机构不久便“软化”了。它不再干扰富瓦伯爵领地的人民,这真是他们的一大幸事!只是在富尼埃任主教期间,法庭才为我们提供了最可触知的材料。这些琐碎和“吹毛求疵”的行径是在何种条件和怎样的领导下进行的呢?

* * *

雅克·富尼埃本人当然是“裁判处”的第一把手。无论是哀求还是贿赂都不能打动他。他极善于弄清事实真相,被他审过的人说,“他能让雌羊羔生出小羊”。雅克·富尼埃还能够在几分钟内判断出谁是异端分子,谁是正统的天主教徒。被他测试过信仰的人都承认,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宗教裁判魔王。他如同具有强迫性冲动的梅格莱探长,依靠在审讯中施展魔鬼般的顽强机敏推动办案的进展和成功,而较少使用严刑拷打。他有了解细节的怪癖,几乎每次都亲自出庭。他力图事必躬亲,至少是亲自指挥一切。其他的宗教裁判所法官往往漫不经心,把案子交给属下、录事或公证人去处理。而雅克·富尼埃则从不这样。帕米埃的《宗教裁判记录簿》处处都能反映出他所作的经常性干预。由此可见,这份史料的“质量”不同一般。

布道兄弟会(即多明我会)修士加亚尔·德·波米埃在雅克·富尼埃身边担任着“助手”、“代理”或“副官”的角色。他之所以屈居第二把手,是由于这位本地主教在当地的影响和他极强的个性。在教区之外,贝尔纳·居伊、让·德·博纳和诺曼底人让·迪普拉等几个强有力的宗教裁判所法官也时常亲自光临帕米埃,出席该“裁判处”最重要的审理。陪审团中还有当地和本区的各类代表人物:各门派的议事司铎和修士,扎根于主教府的法官和法学家。他们有时能积极参与审理,有时则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负责起草案卷(从不负责决策)的下一级人员是由公证人和录事组成的一个班

子,共 15 人左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证员—神甫纪尧姆·巴尔特,以及后来的让·斯特拉博和巴塔耶·德·拉佩纳先生。此外,还有富瓦伯爵领地的几个缮写员。在最下层是宣过誓的小办事员,其中包括被称作“仆人”的执达吏、信差和狱吏。狱吏不可避免地由他们的妻子所陪伴,因为她们担任着女狱吏。在这一群下属人员中还包括暗探,他们中不乏精明强干之辈,例如阿尔诺·西克尔。

关于裁判处活动的“统计资料”先是被人们编纂起来,后来于 1910 年在维达尔杰出的著作中公开发表。^① 有关这些史料产生的条件有如下内容:帕米埃的宗教裁判所法庭从 1318 年到 1325 年共工作了 370 天。这 370 天中总共进行了 578 次审讯。这些审讯中有 418 次属于被告到庭应审,有 160 次属于听取证词。这几百次开庭总共涉及 98 桩诉讼案件或卷宗。最高工作纪录是在 1320 年创下的(106 天)。按顺序排列,1321 年的工作日为 93 天,1323 年为 55 天,1322 年为 43 天,1324 年为 42 天,1325 年为 22 天。裁判处大多数时间都设在帕米埃,但有时也设在富瓦伯爵领地的某个地方,这主要是随着主教的移动而定。

上述 98 桩案件共使 114 人受到追究或起诉,其中绝大多数人属于阿尔比教派的异端倾向。在这 114 人中有 94 人确实曾经出庭受审。在“受追究者”中有几个贵族、教士和公证人,但是绝大多数为农民、工匠、小贩等平头百姓。受到传讯或追究的 114 个人中有 48 人是妇女。这些男男女女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富瓦南部,即“萨巴泰”,他们主要是受了奥蒂埃兄弟宣传的影响。后者是纯洁派的传教士,住在一个名叫阿克斯累太姆的小城里。萨巴泰人构成的多数共有 92 人,其中仅蒙塔尤村就有 25 名被告。而且,蒙塔尤村

^① 维达尔前引书。

还派出了几个出庭作证者！此外，还有 3 个被告来自与蒙塔尤毗连的普拉德村。由蒙塔尤和普拉德组成的这个小地方叫埃荣，来自埃荣的这 28 名被告每人都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甚至非常详尽的证词。我们的这部专著便以此地为落脚点。

蒙塔尤或其他地方的被告之所以受到起诉，最初一般都是由一次或几次告密所引起的。他们被告发后便会被帕米埃的法庭传讯。传讯通知由当地的神甫到嫌疑犯家中和在主日说教时宣布。如果被传唤者本人不去帕米埃到庭应审，当地的领地法官（伯爵或领主的官吏）便会助教会一臂之力。他对被告进行搜查，必要时还将其带到主教府。被告到达主教的法庭后，先要把手放在福音书上宣誓。然后便开始了一种不平等的对话。雅克·富尼埃连续地提出各种问题，并且要求对方讲清楚某一点或某一“细节”。被告回答问题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一篇供词的内容很容易占满《记录簿》的 10 到 20 页大纸，甚至更多。接下来，被告不一定非被长期拘留不可。在审讯期间，他可能被关进主教在帕米埃所设的一所监狱中，也可能享受到较长时间的假释。在此期间，他所受的限制仅仅是不得离开其住地的堂区或教区。相反，如果实行羈押的话，旨在迫使被告尽早招认的各种高压手段有时会恶化羈押环境。这些高压手段似乎主要不是严刑拷打，而是将被告逐出教门，对其实行“严格的”或“特别严格的”监禁（关小号，戴脚镣，只供黑面包和水）。在实行逼供信方面唯一的案例是：法兰西的代理人强迫雅克·富尼埃起诉麻风病患者，于是富尼埃便命人对这些受害者用刑，逼他们作出谰妄和荒谬的供词：他们把癞蛤蟆粉投入水源，为的是毒害他人等等。在作为本书主要内容的其他案件中，主教仅限于追查真正的异端倾向（按我们的观点看，这些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告还描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片段”，以此来支持和证实他们的供词。他们之间还要进行对质。一旦发现说法不一，雅克·富尼埃就要想方设

法排除矛盾。他要求不同的被告提供细节。我们这位高级教士所热衷的是搞清事实的“真相”(因此这种做法令人发指)。按照他的观点,他的目标是发现错误的行为,然后便是挽救这些灵魂。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主教表现出了“繁琐哲学家般的吹毛求疵”。他毫不犹豫地展开无休止的讨论。在百忙中,他不惜用15天时间来说服被法庭起诉的犹太教徒巴卢奇相信三位一体的奥秘,又用8天时间使他接受基督的人神二性。关于摩西的降临,雅克·富尼埃花了三个星期对他进行了解释,连巴卢奇本人也没要求这么多时间。

这些诉讼结束时,出庭受审者便被判处各种刑罚(不同程度的监禁、佩戴黄色十字标志、进行朝拜、没收财产等)。他们中间“只有”5个被处以火刑,即帕米埃的4个伏多瓦派教徒和蒙塔尤屡教不改的阿尔比教派分子纪尧姆·福尔。^①

当所有这些都完成后,雅克·富尼埃的诉讼和审讯资料被编成若干卷。如今,有两卷已不知去向,其中一卷记载着最后的判决。但值得庆幸的是,由兰勃尔什编纂的版本使我们得以了解其中的内容。另外,被保留下的还有一部由对开羊皮纸钉成的大本记录簿。这部资料当初制作时经历了三个步骤:先是由一名录事听取审讯和供词,并快速写出“记录”或草稿。这名录事不是别人,正是纪尧姆·巴尔特。他是主教的公证人,当他偶尔缺席时便由其同事进行替补。然后,纪尧姆·巴尔特还负责根据现场记录草稿“在纸制的记录簿上”起草一份“原稿”……“这份记录要提交给被告,让被告对一些措辞进行修改。”^②最后,再由几个录事把上述原稿从容

^① 我在其中没有算上纪尧姆·贝利巴斯特。他经人告发后被捕,后来在这一教区以外被处以火刑。

^② 以上都引自维达尔前引书。

地抄写在羊皮纸上。^①

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这本资料是1326年雅克·富尼埃出任米尔普瓦主教后才全部完成的。这也说明,主教是多么想为他在帕米埃宗教裁判所取得的成就留下这份证据。雅克·富尼埃当上教皇伯努瓦十二世后,该记录簿又被他带到了阿维尼翁。后来,它又从那里被收藏到梵蒂冈图书馆,并且和其他拉丁文手稿一起始终留在那里。它的编号是:4030。

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了解到帕米埃的这份重要资料。他们中有德国的多林格尔,与罗马教皇的冲突和对中世纪异端的杰出研究使他成为著名人物。另外还有法国的几位研究中世纪的博学家,如20世纪初以来的夏尔·莫利尼埃、杜埃和维达尔,以及后来的许多人。对这部手稿本身作了最深入广泛研究的当数维达尔。《雅克·富尼埃宗教裁判记录簿》的全文出版应当归功于让·迪韦尔努瓦(1965年)。该版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东丹神父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然而,它的存在完全有必要,同时也不排除查阅原件的做法。^②

*

*

*

由于富尼埃所作调查具有偶然性,以及异端分子分布不均衡,

① 《雅克·富尼埃宗教裁判记录簿》的拉丁文最后定稿(即人们在梵蒂冈图书馆中看到的第4030号抄本)经过了我在上面描述过的几个阶段:它提出了许多翻译问题。被告一般用奥克语表达(有时也会用加斯科尼方言)。因此,录事要在某些时候将被告的话译成拉丁文。这项工作或是当场做(第一阶段),也就是即席翻译,或是稍后在起草底稿时(第二阶段)再做。这种翻译与最终的拉丁文定稿“大致”相符(第三阶段)。为了让被告了解记录内容,还需要对底稿进行反向翻译。此时仅以口头方式把拉丁文译成“土语”。

② 关于雅克·富尼埃本人和《雅克·富尼埃宗教裁判记录簿》,还可参阅雅克布(1910年)、多林格尔(1890年)、杜埃(1900年)、莫利尼埃(1887年)等人的研究,以及维达尔前引书和他在1909年、1913年、1929年及1932年的著作,如《14世纪法国宗教裁判所的教皇谕旨集》等。另参见《新编天主教百科全书》(1967年),以及《教会历史与地理辞典》(博德里亚尔主编,1935年)中的“伯努瓦十二世”条目。本前言中的上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维达尔和迪韦尔努瓦的杰出工作。

记录簿上有 28 个被告人来自蒙塔尤和普拉德,而其中 25 个是蒙塔尤人。这种状况无疑是该地村民的莫大不幸。但在另外一方面,它又是历史学家的万幸。人们知道,自从莱德菲尔德和怀利等人的研究成果问世后,直观和如实地考察农民社会已成为研究村落的最佳方式。我们的研究也不应违背这一黄金法则:资料的偶然性为我们选择了蒙塔尤作为研究对象。它海拔 1,300 米,邻近埃尔河的源头,处于上阿列日河谷东部不远的地方。雅克·富尼埃在当时的审讯中认为,矗立在高地上的蒙塔尤在 1290—1320 年间担任着多种角色:该社区为行脚修士的异端提供避难所。这股异端在下部地区被摧毁后便到上阿列日进行“光荣的战斗”。该地方的畜牧业为到加泰罗尼亚、奥德地区或比利牛斯山方向转场放牧提供了条件。最后,那里还有玛利亚的众多女信徒朝拜圣母的活动。

让我们首先抓住最关键的异端问题。在本书涉及的这一时期,以帕米埃为首的南部村镇几乎已全部被正统观念所征服。托钵修会的宣传和警方的骚扰基本上清除了纯洁派乃至伏多瓦派的脓肿。从此以后,雅克·富尼埃便可以在其主教府“精心策划”了。他镇压了一个同性恋的“四人帮伙”,还在教堂的阴影下围剿了关于鬼魂的民俗。然而,蒙塔尤连同其周围的埃荣以及上部邻近的萨巴泰地区却是另一番局面。^① 蒙塔尤远离各种治安人员,它从 1300 年起便为奥蒂埃兄弟等人复兴纯洁派的传教活动提供了较安全的场所,后来则进一步成为纯洁派的温床。这种局面在奥蒂埃兄弟死后并未马上改变,它从 1319 年持续到 1324 年。但是好景不长,为了进行反击,^② 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法官组织了几次毁灭性的清剿。雅克·富尼埃也对奥蒂埃一伙造成的不可容忍的局面做出

① 即上阿列日地区,位于巴尔的南部。

② 参阅 III. 97(参考第 15 页的注释):1308 年的圣母升天节(8 月 15 日),卡尔卡松的宗教裁判所对蒙塔尤居民进行了大逮捕。

了强硬反应。他对这个犯罪村庄的居民进行了大量的传唤和审讯。他终于弄清了这个地方从 1290 年以来异端活动的来龙去脉。由于他具有细节癖，所以除了信仰和异端以外，他还揭示了社区的生活本身。这便是雅克·富尼埃的调查中显现出的自在与自为的蒙塔尤。而我所做的，只是在研究村落的动机支配下对这些调查进行了汇总和重新组织。

第一部分 蒙塔尤的生态：
居所与牧羊人

第一章 环境与权力

我首先要说明两点：关于这个村庄的人口状况，我打算先做一简要介绍，然后在后边另辟一章再谈村民的构成。蒙塔尤不是个很大的堂区。在富尼埃所调查的那些事情发生时，当地共有居民 200—250 人。14 世纪末发生了黑死病，英格兰战争也直接和间接地波及到这里。富瓦伯爵领地的户籍册和年贡名簿显示，这一社区后来仅剩下一百多人，分散在 23 个家庭里。^① 这种人口下降并非特殊现象：在 14 世纪后半期的灾难打击下，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减少了一半以上。然而，这种情况在镇压纯洁派的时候还尚未发生。

“埃荣地区在埃尔河的源头，是一块由牧场和森林环绕的美丽高原。”^② 蒙塔尤村位于这块高原的最高处，房舍的布局也呈阶梯形：1320 年时，城堡耸立在该社区所分布的山丘顶部。如今这座城堡已成为一片废墟。在城堡下面是高低错落的房屋。这些房屋大都彼此毗连，有的相互之间隔着放养猪只的小园子、院落和场院。居民区本身没有修筑防御工事（出现危险时，人们随时可以躲到高处城堡的围墙后面）。然而，最下面的房屋之间靠得比较紧密，所以它们朝下面的外缘形成了一种天然屏障。这一屏障中部开了一个

^① 参见迪福·德·马吕凯的著作，1898 年。

^② 埃荣地区由相互毗邻的村庄蒙塔尤和普拉德构成。

被称作“寨门”的入口。到了近现代，蒙塔尤村已不再紧紧簇拥着城堡，而是安顿在略靠下面的坡地上了。

14 世纪时和今天一样，呈坡状的街道从高处通向座落在居住区下面的教堂。再往下便是圣母小教堂，它建筑在与地面齐平的岩石上，并服务于当地的民间崇拜。墓地位于圣母小教堂的两旁。这两处用于宗教活动的建筑是 1300 年之前建成的，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罗曼建筑风格。

在当时，蒙塔尤的四周有许多大致呈长方形的地块，像是一幅棋盘。^① 这些地块覆盖着高地的中生代石灰岩层，有一部分向上延伸到附近山上的古生代地层。每块地的面积都不大（20—30 公亩）。当地的两种农业经营活动即农田和牧场各自占有一部分地块，分布在整个地区。人们耕种时使用的是由牛、骡或驴拉的摆杆步犁。小地块之间被土坎加以分隔。冬季下雪时，这些土坎更显突出，像是一道道“帘子”。由于这里大部分是坡地，一道道“帘子”便沿着梯田的走势绵延。这种现象是地中海地区常见的。边缘地带由两种地块组成，一种称为“凡尔塞纳”，即种植较为经常、实行有限休耕的地块；另一种称为“布奇格”，即以砍伐或烧荒方式开垦的临时用地。^②

由于蒙塔尤的地势过高，气候过于寒冷，所以无论在雅克·富尼埃时期还是在今天都未种植葡萄。这里生产谷物，如燕麦和小麦，但不产大麦和黑麦。由于气候寒冷，这些作物仅能勉强维持当

① 参见谢瓦利埃：《比利牛斯山阿列日地区的人类生活》，第 104 页，图六。

② II. 311。

在本书的注释或正文中，凡是没有标明作者名和著作的附注（如 I. 128、II. 51 等）都是指《雅克·富尼埃宗教裁判记录簿》（三卷本）的卷数和页码。该资料以拉丁文写成，由让·迪韦尔努瓦编辑出版。本处的 II. 311 即为《雅克·富尼埃宗教裁判记录簿》第二卷第 311 页。另外还需指出，“根据史料”，我有时用“异端”一词指阿尔比地区的纯洁派信徒。另外，我还经常使用“天主教的”或“罗马的”指当时的正统教会，这也是上述史料中的词汇（例如 II. 513）。

地人的生存,且不说遇到歉收的年景。在1300年时,人们也种植萝卜,这大大早于英国农学家在18世纪将其作为“芜菁”再次引入大陆的时间。这里也许还种植“青苗”,即在成熟前收割,用作牲畜饲料的谷物。这里宝贵的大麻田中肯定生产大麻。在冬季,妇女们负责碎茎和梳麻的活计(I. 337)。至于亚麻,根据地名学家对当时的研究,这种作物不大可能在这种海拔的地区生长。在牲畜中,除了上面谈到的牛、驴、骡等驮拉牲畜外,还包括家猪和家禽(母鸡、鹅)。此外,当然还有几百只绵羊和数千只山羊。1310年时,以从事转场放牧著名的蒙塔尤人每年都要把这些山羊赶到罗拉盖和加泰罗尼亚的冬季牧场。关于牛马类牲畜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时的蒙塔尤村还不知用车轮作拖拉和运输的工具:那里有摆杆步犁,但没有带轮的犁,也没有车。只有山下地区或阿列日河谷才使用这些工具。

当地禁牧的草地和草场有“看青人”护卫,他们是领主或居民们指定的村镇职员。我们对指定他们的方式一无所知。休耕有时三年轮一次,因为在这一海拔高度,春麦和冬麦同时生长:冬麦需占地整整一年,从第一年9月到第二年9月。但是,多数休耕为两年轮一次,贫瘠地块的休耕甚至会持续几年。在这里,似乎不能把一块耕作面积分成两或三块轮作田。^①

依照年龄和性别的分工得以保证各项活计的落实:男人们负责耕地、割麦、收萝卜(I. 340)。他们还要去打猎和捕鱼,因为在激流中有许多鱒鱼,在森林中有不少松鼠和大松鸡。大些的孩子们替父亲放羊。女人们则负责打水、生火、种菜、砍柴和做饭。她们还采摘卷心菜,为麦田锄草,打麦捆,编簸箕,在泉水边洗罐,或头顶面

^① 关于离此不远的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地区土地缺乏的情况,可参阅博纳西的国家博士论文,第二卷,第289页。

包,陪伴流动劳力去收割。她们经受了許多磨练,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农业用地集中在住家周围,其中一部分用篱笆隔起来圈养牲畜。冬天,不转场放牧的绵羊、牛、猪、骡都拥挤在毗连主人住房和厨房的牲畜圈里。富裕人家会修建一个专门养牲畜的羊圈或牛栏,并通过院落将它与住房分隔开。然而,除了几个牧羊人的小屋外,我在蒙塔尤四周居民点外的旷野中未发现用于经营的建筑物。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这种牧羊人的小屋。

蒙塔尤的东西南北四面都紧靠森林,这是异端派教长们隐藏的地方,^① 里面时常传出伐木和锯树的声音。人们在林子里放牲畜,制作屋顶上的盖板。尤其在南面和靠近高山一边,高海拔的牧场构成了牧羊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则:思想、人员、畜群、货币从一个小屋到另一个小屋实现远距离流通。这和村子里低微收入的经济形成鲜明反差。此种经济建立在以物易物、借出借入和相互赠与的基础上。由于当地的货币流通量小,邻里之间只能互相借用麦子、青草、干草、木柴、炉火、骡子、斧子、锅子、白菜、萝卜等。“富人”向穷人出借实物,还可能在万圣节对他们施舍面包。如果长大成人后出了嫁或成为寡妇的女儿家比娘家贫苦,其母亲便会把一些物品或干活用的牲口借给她们。村民中还有不同的借贷方式,例如以物品作抵押、转让债权等。

当地的货币匮乏是经常性的。雷蒙德·维塔尔曾讲道:“我丈夫阿尔诺·维塔尔是蒙塔尤的修鞋匠。女顾客把她们丈夫的鞋拿来让他修。但她们只能在圣灵降临节卖掉家禽后再付给他钱。”(I. 346)

尽管有个修鞋匠,这个村的手工业和山下的村镇相比仍算不

^① “异端派教长”或“善人”组成阿尔比教派总体中纯洁派的精英。

上发达。^①晚上,当妇女们在自己或别人家聊天时自然要纺线。即使被宗教裁判所法官关进监狱时,她们这种活计也没有停止过。但是,当地织的布显然都是供本地人穿的。蒙塔尤有个名叫雷蒙·莫里的织布匠。他的工作要求一定的湿度,所以他在家里用木料修建了一个半地下的圆形房间并在那里织布。但他同时也养羊,他的孩子们后来都成为牧羊人。只有和蒙塔尤邻近的普拉德村才有较富裕的织布匠:这个堂区的人口比蒙塔尤多,因此纺织品市场更加有利可图。与当地同名的织布匠普拉德·塔弗涅在那里生活得很不错。他出卖织布工具的钱“甚至满足了他逃到加泰罗尼亚的花费”。在这次逃亡中还有一位高贵的异端夫人与他相伴(I. 335—336;及皮埃里的著作,第48页)。

在蒙塔尤,只有路过的异端派教长承担裁缝的工作。作为杰出的纯洁派,他们以缝制上装和制作手套来养活自己和扩大影响。当异端分子来充当大裁缝或小裁缝时,堂区的女人们便跑来观看。她们嘴上说是来帮助修改某件衬衣,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帮助剪裁一件围裙(I. 373)。在女人开店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蒙塔尤有个酒店女老板——法布里斯·里夫。但是,没有顾客到她那里喝酒聊天,因为她仅向各家出售和送葡萄酒。这些葡萄酒是用骡子从下面驮上来的。她干活的效率不高,时常不带着量酒的器具。^②需要补充的是,在工匠与农民之间,工匠与市民之间,甚至工匠与贵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所有的人都干些零活,甚至成为当地出色的修理匠。一个公证人可以当裁缝,公证人的儿子可以做修鞋匠,农民的儿子可以是牧羊人,然后又去制作羊毛梳子。货郎的职业要求能挑重担,娇生惯养的贵族肩膀稚嫩,所以只有这种行业是他们难

^① 与库雷研究的普罗旺斯(在这方面类似)乡村相比。见库雷在《农村研究》上的文章,1973年7月。

^② 关于法布里斯·里夫,参见 I. 325—326。

于承担的。

我们曾经指出，这里没有车，只有在其他地方，例如山下和接近城市的地区才能找到车。这些车或是真实的，或是在鬼魂传说中想像的鬼车。在蒙塔尤，人际间的交往比较频繁。这是由于羊群和牧人都具有长途跋涉的能力，他们与乡土观念格格不入。羊群是一种四条腿的商品，如果排除这种商品的流动，我们只能承认，通过商业活动和运输流通的物品数量极少。女人们承担运水的工作，她们把盛满水的坛子顶在头上。许多运输是以人背肩扛进行的。出门上路的人把装衣物的包袱穿在木棍上扛在肩头(I. 312)。伐木人把斧子架在脖子后面，借助它扛着巨大的柴捆。人们还使用背篓和褡裢(I. 308)。货郎把桔茗果和缝衣针送到村里，他们还承担着“出口”羊羔皮和松鼠皮的任务。这些经济活动在可携带的范围进行，而不局限于可耕地范围的局限。

由于有了驴、骡这些驮运牲畜，人们得以从塔拉斯孔和帕米埃运进葡萄酒，从鲁西荣运进海盐和橄榄油；这可以在礼拜日宴请亲朋时派上用场。铁制工具稀少，它们来自邻近的维克德梭河谷，因此属于家庭之间借用甚至出租的物品。蒙塔尤没有铁匠铺，也没有磨坊(这些在近代以后才建立起来)。女人们把母鸡和鸡蛋卖掉后换些零用钱。除了母鸡和鸡蛋以外，人们还把麦子运到阿克斯累太姆，在伯爵领地的磨坊里磨成面。但这样做费用太高，很不合算。遇到灾荒年景，人们就用骡子从帕米埃运进粮食。与此同时，蒙塔尤、上埃尔和上阿列日也用骡子或借助溪流向山下地区输出木材。这些木材主要用于取暖而不是建筑。离这里最近的集市在阿克斯累太姆(在那里，男人们可以顺便光顾一下拉德尔盆地的妓女)。其次，在塔拉斯孔、帕米埃和拉洛克多尔姆也有粮食市场和绵羊交易会。

一些食品少量从外面输入，其他大部分食品由当地生产。我们

对蒙塔尤、埃荣和萨巴泰地区村民们的生物环境从食物方面了解得最多。^① 饥荒在13世纪时很少发生,但到14世纪初便开始频繁出现。因为奥克西坦尼的人口稠密达到了荒谬的程度。^② 此时的人口密度和19世纪的一样,而19世纪的生存和就业条件要大大优于美男子菲利普统治时期。蒙塔尤的人口数量还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③ 但当出现周期性的麦子匮乏时,山下饥民的需求大增便会使它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迁移造成的人口流失并不能持久缓和这种周期性的紧张。因此,在蒙塔尤周边地区,生存危机很久以来第一次开始出现,这是在1310年和1322年……^④ (在法国北部,严重饥荒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是在1316年。这是因为,影响小麦的气候在南方和北方不尽相同。在巴黎地区,对麦子的威胁是大雨洪涝造成麦穗腐烂;在南方,人们担心的主要威胁是干旱和暴晒。在上述不同气候下,天灾袭击收成的时间当然也不一致。)

粮荒虽然难熬,毕竟不常发生。在正常年景里,人们吃得大致还行。在村里,小麦做的面包偶尔加上黍子面的馍构成居民的“植物”主食。我们看到,人们用驴或骡把麦子送到山下阿克斯累太姆的伯爵领地磨坊,然后又用牲口驮着面粉返回山上,到村里再把面粉在家中过箩。村中的妇女们可以在“自己家”烤制面包,因为萨巴泰的领主权一点也不符合法兰西岛的“经典”模式(为什么一定要符合这种模式呢?)。关于使用领主烤炉或上税烤炉的规定执行并不严格。但这并不是说蒙塔尤的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烤炉。家有烤炉是财富的内在象征。没有烤炉的人家便拿着事先在家和好

① 参见书目中迪韦尔努瓦关于当时上富瓦伯爵领地的食品的文章。

② 参见格拉曼记录的这一时期人口极为稠密的情况(1972年文章,与《论文》,未发表)。

③ 同上。

④ 参见迪韦尔努瓦,上引论文。

的面团到较富裕的邻居和朋友家去烤制。村里有个名叫布律纳·普塞尔的穷妇，她是个私生女，当过女仆，后来又成了寡妇。她烤面包的条件便是由阿拉扎依·里夫提供的。还应当指出，蒙塔尤富裕农民的面包炉具有多种功能：不点火的时候人们就用它贮藏多余的鱼和捡拾的蜗牛，尽管它并不能制冷！

作为面包佐餐的有时是羊肉，但更经常的是熏制或腌制的猪肉。流亡加泰罗尼亚并生活在小城市的南奥克西坦尼工匠们每星期买两次肉。在蒙塔尤，食猪肉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事，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少十分详细的描述。冬季，屠宰生猪过后，熏制肥膘便成为邻里互助的内容。如果某家的炉膛大，炉火旺，能多“处理”一些肉，那么这一家就会让较穷的人家把宰好的猪肉块拿来熏制。雷蒙德·贝洛在1308年前后的生活很贫苦，^①她在1323年讲道：“15年前，在封斋期，大约是在晚祈祷的时候，我把两扇腌猪肉扛到蒙塔尤的纪尧姆·贝内家，想在那里用烟熏干。我看到纪耶迈特·贝内（纪尧姆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正在炉边烤火。我把腌肉放进了厨房，然后就出来了。”

其他蛋白质来自牛羊奶，尤其是奶酪。亲友间相互送奶，并在友好交往中饮用；奶酪是高山牧场的牧民制作的。一般来说，在实行高山放牧和制作奶酪的山区不会缺乏含氮的食物，即便日常的伙食并不太好。对蒙塔尤来说，生计和面包的危机并不构成难以解决的问题。相反，这种危机却在14世纪和17世纪对单一产粮的巴黎乡下造成了问题。

阿列日地区的肉汤里配有猪油和面包，当时的这种汤里还应有绿色的卷心菜和大葱。是否应当指出，从新石器时期便开始种植

^① III. 67（关于贝洛的妻子雷蒙德的不幸及其贫困的婚姻，可参见下文；她与较富裕的“贝洛家族”只在名义上是一家人）。